

张梦阳作品

鲁迅全传

苦魂三部曲之

野草梦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华文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

张梦阳作品

鲁迅全传

苦魂三部曲之
野草梦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鲁迅全传：苦魂三部曲之二·野草梦 / 张梦阳著.
— 北京：华文出版社，2016.7
ISBN 978-7-5075-4551-7

I. ①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鲁迅 (1881-1936) —
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52132号

鲁迅全传：苦魂三部曲之二·野草梦

著 者：张梦阳

出版策划：李红强

责任编辑：张明华

出版发行：华文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55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电 话：总 编 室 010-58336239 发 行 部 010-58336253 58336267

责任编辑 010-58336211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楠海印刷厂
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
印 张：22.5

字 数：332 千字

版 次：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978-7-5075-4551-7

定 价：3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序 幕

北京古城

古 城 /1

广和居 /5

鲁迅先生 /6

第一章

秋 夜

西三条 /10

八道湾 /25

大上海 /34

第二章

女师大

许广平 /46

刘和珍 /51

杨荫榆 /55

许寿裳 /58

第三章 过 客

“野草”十株 /67

忆往昔之一(1903—1908) /83

《过客》 /91

第四章 丁香花开了

一个“小学生”的来信 /102

“兄”字的解释 /111

花香弥漫的小院 /114

第五章 大苦闷

“秘密窝” /120

忆往昔之二(1906—1913) /125

叩问嵇康 /147

《死火》 /156

第六章 青年们

许钦文兄妹和俞芬姐妹 /159

《莽原》 /167

沙滩“红楼” /171

忆往昔之三(1914—1922) /175

第七章 端午节

“害马” /187

地狱里的梦 /193

“酒戏” /199

忆往昔之四(1922) /205

东安市场的小宴 /210

第八章 “训词”·“嫩弟”·“小刺猬”

“训词” /214

“嫩弟” /217

“小刺猬” /219

第九章 颓败线的颤动

难忘的日记 /223

忆往昔之五(1923—1924) /229

再问嵇康 /231

士穷而后文工 /234

第十章 七月的晚风

“立论” /242

尚 钺 /245

《死后》 /252

第十一章 酷暑八月

酷 暑 /254

温 暖 /256

未名社 /262

郁达夫 /266

《答KS君》 /271

第十二章 秋天的果实

宗帽胡同 /273

《孤独者》 /277

“你战胜了！” /281

《伤逝》 /285

第十三章 诗意的栖居

《这样的战士》 /290

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》 /292

《腊叶》 /297

第十四章 冬日的冷箭

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 /300

陈源的“闲话” /303

受伤的鸽子 /306

第十五章 三一八惨案

惨 案 /309

洗 尸 /316

祭 奠 /317

第十六章 北京避难

避 难 /321

《血痕》与《一觉》 /326

太师母避难俞芳家 /327

画 幅 /330

整理汉画像 /335

离京南下 /338

尾 声 /342

参考书目 /34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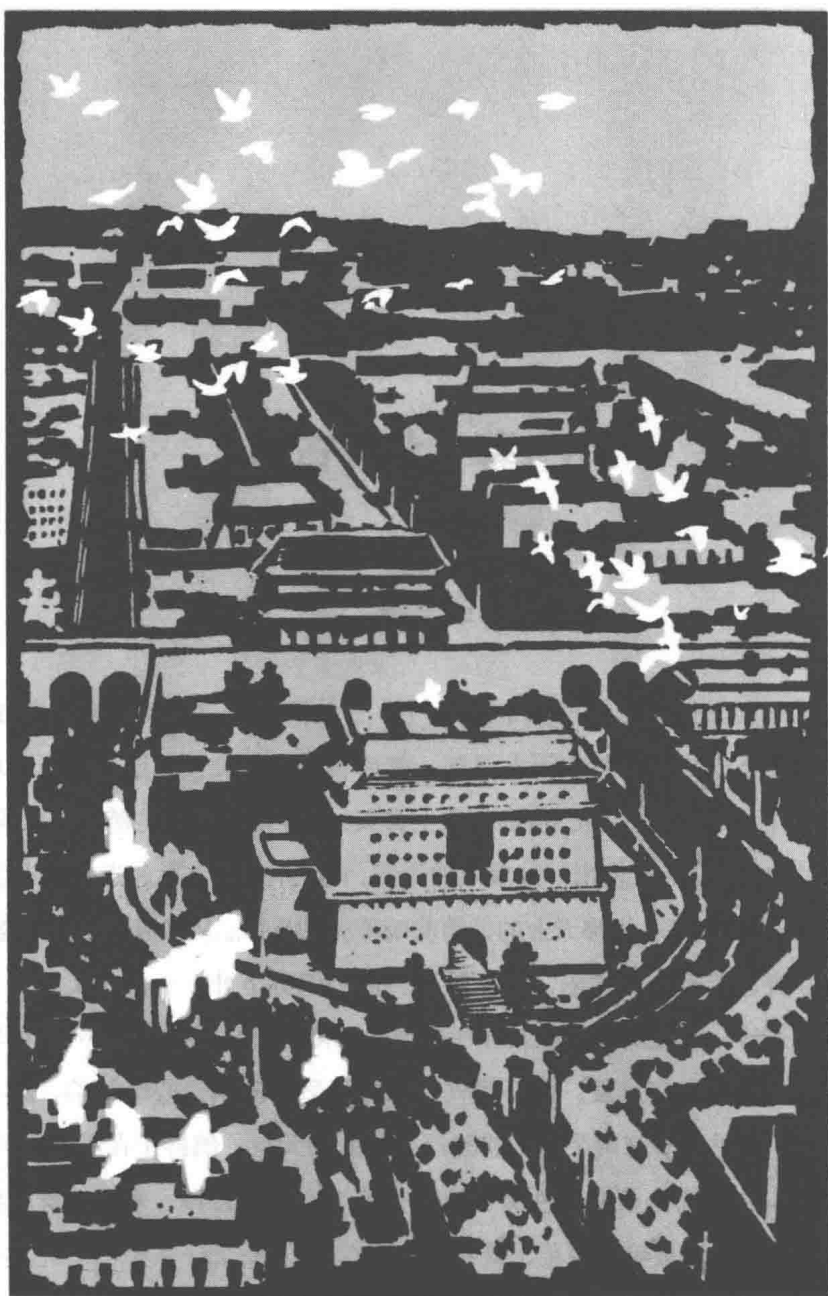
序 幕 北京古城

古 城

公元一九二四年，即民国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午，北京古城碧空如洗，灿烂的阳光下，一群白鸽在天上飞翔，忽而在空中盘旋，忽而又直下古城灰黑色的房脊，似乎要落下来，但即刻重上青天，直冲晴空。在这鸽群高低疾徐、飞掠而过之间，蓝天上发出一种琅琅的天音，时洪时细，忽远忽近，亦低亦昂，倏疾倏徐，悠扬回荡，仿佛天上的仙笛吹响嘹亮的乐声，又好似佛陀奏起悠缓、沉厚的琴音，恍若钧天妙乐，令人神往。但当鸽群下冲，一落千丈时，又霎时间百鸽齐暗，万籁俱寂，让人屏气凝神，觉得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；而转瞬天音又起，使人意气风发，舒心爽气，感到恬适而安闲，心旷神怡，禁不住仰首遥望，只见忽有三两朵白云悠然浮过蔚蓝的天空，鸽群正在浮云间展翅。而那只打头的，是一只棕黄色羽毛的健美雄鸽，悠悠自得，率领鸽群驰骋于天宇，发出的乐音最响、最美、最妙。

这空中妙乐，来自系佩在鸽子尾巴上的鸽哨，随着鸽子的飞动，响起动听的哨音。这鸽哨声已经融入北京人的生活，成为老北京的一个象征。

倘若能如那领头的雄鸽一样，从蓝天上俯瞰这北京古城，一定会惊讶古城的壮观与古朴吧？



北京古城碧空如洗，灿烂的阳光下，一群白鸽在天上飞翔……

看这方正、厚重的一座城池，厚实的城墙环围起一圈内城，往南又接围起外城，正南正北，四四方方，中心则是金碧辉煌的紫禁城，琉璃瓦在阳光下金光闪闪，瑰丽奇峭，雄踞东方，将皇家气派、天子风神抖显得足足的。难怪历代帝王多愿在此建都，连那四围的护城河，近卫皇宫的筒子河，也泛起傲人的波澜。

然而，在宫廷外面，却没有那么辉煌。房屋低了下来，即便百年老字号的名牌商铺，达官显宦的私宅大院，也不过是黑瓦灰墙的齐整砖房罢了，绝对不敢与宫墙相比。不然，要当心肩上的吃饭家伙挪窝儿示众，天子脚下可容不得丁点儿的不服与抗上！虽说辛亥年就推翻了帝制，但末代皇帝溥仪还住在宫中，即使面临军阀逼宫，待在宫中的日子像兔子尾巴，长不了了，百姓的脑袋瓜子里还是要有位皇帝，即使没有也要造一个。旧的走了，要有新的；昏的垮了，来个明的。没有皇帝，腿脚都不知该怎么摆了。所以，屋墙还是绝对不敢睥睨宫墙。

虽说矮了宫墙一大截，市井的老北京人活得还挺滋润。一条条的胡同隔开又连通着一座座的四合院，伸向一条条的大街，沿街排着一家家商铺、饭馆、酒店、茶楼。内街四角立着红柱金顶的牌楼，东北有东四牌楼，西北有西四牌楼，东南是东单牌楼，西南是西单牌楼。街上穿梭着马车、轿子、行人。最惹眼的是奔跑着的人力车，车夫多是精壮、伶俐的小伙子，穿着长袖小白褂，黑裤子，裤筒特别肥，脚腕上系着细带，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，干净、漂亮，透出股精气神。车也簇新、精亮，不断响着铃铛，车上坐的或者是脑满肠肥、怡然自得的阔佬、显贵，或者是浓涂艳抹、花枝招展的小姐、太太，这已成为北京一景。但也有年迈的黑瘦老头儿，拉着辆破车，吃力地慢走，车上的客人也多是老人，衣衫灰旧。

再飞高瞧那远景：街旁绿树成荫，城西连着几个湖泊：后海、什刹海、北海、中南海，湖光粼粼，游船荡荡。各湖连接处有汉白玉砌成的各色石桥，还有石塔，北海有雪一样的白塔，西四牌楼往西又有圣洁的白塔寺。俨然是一幅河湖的秀美图画。

那雄鸽率领群鸽落在一处房脊上歇息，如像它那样靠近了，就会时不时

听到街巷里传来一声声的吆喝：“萝卜赛梨哎！”“冰糖葫芦哎！”再如它那样咕碌碌转动着金黄的眼珠子定睛看去，就会看见胡同里，一个短衣帮汉子，在小推车旁站着，车上摆放着一个个水萝卜，头绿尾白。汉子用短刀将萝卜尾部的皮一条条削开，露出紫红的心，又将萝卜心切成方格形状，像花一样搁在车子上方。再拿一把喷壶往萝卜上洒水，鲜淋淋的，引得路人和胡同里的住户耐不住驻足观看，忍不住买个尝尝。从方格中抽出一根儿一咬，果真甜脆可口，赛过鸭梨。这边的摊上，玻璃罩里插放着各式各样的冰糖葫芦，有山楂红的、紫葡萄的、生荸荠的、胡桃仁的、山药蛋的、黑枣的、梨片的、大红橘子瓣的，长长的一串，才卖几个铜子儿，拿过朝嘴里送进一颗，酸甜润口，煞是喜人。后脑勺留一根小辫的男孩儿，瞪大眼睛，仰头瞅着，馋得不行，恨不得吃一口，可惜家里没钱，只能干瞪眼，流涎水。大人说：“几个铜子儿，别人家不当回事儿，搁咱家可不能小瞧，够买斤棒子面儿，蒸窝窝头儿，顶得住全家充饥呢，哪有闲钱买零食？甬想！”

此时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，吃力地缓缓推着北京独有的单轮水车，在磷磷不平的胡同石路上走来。水车“吱扭扭，吱扭扭”地呻嘶。这单调的轮轴声，不像鸽哨的乐声那般悦耳，而是有些扎耳，令人滞闷。不经意间，又过来位挑担子的剃头师傅，举一根巨镊似的叫作“唤头”的东西，用一铁钉自镊隙中划出，发出如同巨蜂鸣叫般“嗡嗡”的金属声。一个衣衫烂旧的磨刀剪的男人，又吹起比衣衫还烂旧的喇叭，“唔吼哈哈”地叫唤。一位老妪从破旧的木门里出来，拿着菜刀，递给男人请磨。原来老北京并非全是齐整的四合院，也有破败的土屋和贫民窟。

雄鸽似乎也不大喜看这让人烦闷的情景，扑棱棱飞起来，领着鸽群朝皇宫正南，中轴线上的前门楼子飞去。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街市，有轨电车轨道快建成了，想着眼下就要看着簇新的有轨电车，“咣当咣当”开过来，倒也蛮有意思。往西一条街市，是有名的大栅栏儿，瑞蚨祥绸布店、内联陞鞋店、六必居酱菜园，卖中药的同仁堂、卖茶叶的张一元，鳞次栉比，像同胞兄弟，一个挨着一个。斜对前门楼子，西北路口把角还有家卖酱牛肉的月盛斋，多年老汤煮的，味浓肉嫩，老远就闻到一股特有的香味儿，与那些百年老店争

相透散老北京的韵味儿。再朝西飞去,又是另一番景象,一条街上一家接一家,坐落着书画店、古玩店,不断有身穿长袍马褂、留着八字胡的文人墨客在店里出入。没准儿,其中就有哪位是名垂千古的大文化人。这就是宣外南城著名的琉璃厂,专卖古字画、碑帖、古书、古玩,还有宣纸、毛笔以及北京特制的印花信笺。

鸽群盘旋一番,往南飞过有年头的会馆、饭庄,最终落在胡同深处一座灰瓦砌成的房顶上,这就是城南有名的饭馆——广和居。

广和居

广和居僻处宣武门外菜市口西路南北半截胡同南头路东,远离热闹的中心城区。没有铺面房,同住宅的房子一样,是四合头院子。房子不大,磨砖刻花小门楼,黑漆大门,红油门联。进大门迎面影壁上挂着擦得金光照眼的大铜牌子,刻着“广和居饭庄”五个大字。厨房是和大门并排临街房子北头的两大间,房顶上有排热气的气窗,紧挨大门的是一间账房。转过影壁,是个狭长院子,边上摆着黑油长凳,是给顾客的车马侍从休息用的,南北屋是供散客的房座。往东里面还有一个小院,房子都隔成单间,是雅座。建筑比起“汇丰堂”“同丰堂”等大饭庄子的高堂大院,是不可同日而语的,但地方小而名气却大,是个名流雅聚的好去处,食客众多,十分热闹。

这广和居之所以店小名气大,在于它从晚清起就不是一家普通饭馆,简直是宣南掌故的总汇,几乎成了“政治家”的俱乐部。一些有权势的大官吏、有影响的大名士都以到广和居聚会为盛事。因此,饭庄里有一味怪菜,本是“全家福”之类的杂烩,却称之为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”。

广和居老板也善于审时度势,从中渔利。有位常客何绍基,是清末大书法家,湖南道州人。道光十六年进士,也称何道州。其父何凌汉曾任户部尚书,是知名的藏书家。其子何伯源,学业也有成就。但因性情耿直,仕途屡遭挫折,经济拮据,家中三世都常在广和居宴客,欠有老账。据说何绍基还不出陈年酒账,便亲笔开了张欠条。广和居老板深知自己做的全是富商、流寓、京官

的生意，拿到何道州的欠条，如获至宝，便不再去要账，而把这张欠条送到裱画铺裱了起来，挂在账房里，当作活广告，以广招徕。果不其然起了意想不到的宣传作用，不少人特地来看何道州的欠条，传为宣南佳话，因而使广和居门庭若市，大发其财。

当然，饭庄真正兴旺，光靠宣传是不行的，还得有实打实的名牌菜肴。广和居在这点上过硬的，而且把名人与名菜巧妙地结合起来。其中最有名的是潘鱼，是京官潘祖荫所创，用整尾鲤鱼折成两段，蒸成以后，煎以清汤，汤如高汤色，并不加其他作料。鱼皮光整，折口仿佛可以密合，但鱼肉极烂，汤极鲜美。还有五柳鱼也是广和居的拿手菜，系仿西湖做法，形同红烧，另外加鲜菇丝、笋丝、火腿丝、红辣椒、口蘑丝共五种，也系一陶姓京官所授，因陶渊明写过《五柳先生传》，故将“陶鱼”转义为“五柳鱼”了。总之，不管什么菜肴，都爱与名人系联起来，很有些文化韵味儿。

广和居不仅菜肴俱佳，菜名有含义，堂倌的吆喝也称一绝。每天一开市，堂倌头儿站在门前，精神饱满、满面春风，客人一进门，彬彬有礼又格外热情地上来打招呼：“您来啦！几位哪？”接着向里面高声喊：“几位，看座！”里面老式院子，南屋北屋，东屋西屋，大间小间，各有房号，自有分管的伙计招待客人进屋就座，沏茶、擦脸、入座、点菜，里外一致地接待客人，井井有条，忙而不乱。要是预先订好座，或赴人宴会，那大门招呼起来就更方便了，什么先生的客人，从大门口可以一直喊到里面来。门口那位堂倌头儿，对客人是极为熟悉的，具有惊人的记忆力，记得里面有十家、八家订座宴客，一般熟客，一进门就知道是谁赴谁家的宴，这就是所谓“知客”的本领。

到了正午时分，太阳光耀耀、烤烘烘的，鸽群也打蔫儿回窝了，忽听堂倌头儿扯着嗓子，唱歌似地喊：“周大先生、钱大先生、孙大先生到！”

喊着，只见三位先生径直进了大门，来到院子，东转入了雅座。

鲁迅先生

领头的周大先生，矮个儿，方额，稠密得有些粗莽的平头发型，头发硬

硬地直挺着，唇上留着浓黑的八字胡，上唇被浓须覆着，把下唇衬得几分孤傲、不屑和诡譎。单眼皮的双眼，冷峻、严厉，炯炯有神。浓眉由于高高架起的眉弓，在眉棱骨处分成两道，上半道像匕首，下半道如弯弓，勾勒着微微浮肿的眼窝，显出冷眼凝思的深邃。双颊平实，鼻子隆长，双翼屏着气，翕动着，透出勇毅与坚忍，但也显出大病初愈后的倦色。身上的灰色夏布长衫，很不讲究，甚至有些显旧，下襟处还镶着补丁。手里老拿着烟卷，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。

他，就是当年的樟寿，豫才，周树人。现在是闻名遐迩的大作家——鲁迅先生。

那位钱大先生，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钱玄同^①。曾在日本与鲁迅、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，研究音韵、训诂及《说文解字》。他曾是《新青年》的编辑，抨击封建文化的一员猛将。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就是在他的鼓动下写出，又经他手发表的。

此时，钱玄同旁若无人地环视四周，大步而入。他身材不高，长圆脸庞，胖胖的，戴着近视眼镜，穿件竹布长衫，腋下夹一个黑皮包。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响起了高谈阔论的声音，总有股子质疑一切的气势。进屋后，就坐在鲁迅身旁座位上。

那位孙大先生，绍兴人，是鲁迅的学生，北京《晨报》副刊编辑，人称“副刊大王”的孙伏园^②。鲁迅名作《阿Q正传》，就是经他邀约在该报连续发表的。他头发浓密，上唇和下颌都留着浓黑的胡须，自认晚辈，态度谦逊，一直轻轻搀扶着鲁迅，坐在另一旁。

这是张圆桌，三人正好开圆桌会议。堂倌给他们沏了茶，送上热毛巾擦脸，孙伏园示意照惯常上菜，就给周、钱二位大先生面前的茶杯里斟满了香喷喷的北京花茶。

鲁迅端起茶品了一口，从长衫内襟里的烟盒中抽出一支烟，用不到半寸的余烟引火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吐出一圈烟雾，从容舒缓地对钱玄同说：“到故

① 钱玄同：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。原名夏，字中季，少号德潜，后更为掇献，又号疑古、逸谷，笔名浑然，再改名玄同。

② 孙伏园：原名福源，字养泉，笔名伏庐、柏生、桐柏、松年等。

地看望伏园，又巧遇中季兄，幸甚！幸甚！”

钱玄同端起茶杯，恭举一下道：“豫才难道不晓得我爱串门的脾性？当初不是我造访绍兴县馆的‘补树书屋’，哪里会有《狂人日记》？”

鲁迅笑道：“我在《呐喊》自序中写了，那时中季兄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。你下午四时到，一直聊到晚上十一二点，才回琉璃厂的北高师教员宿舍。你还把这种长谈戏称为‘生根’，意即坐下不走，屁股生根。”

玄同亦笑道：“那是豫才兄作文学夸张了。我哪里有这般小胆儿，屁股也不会生根。”

孙伏园插嘴道：“中季师是有名的大胆！当年抨击‘选学妖孽、桐城谬种’，化名王敬轩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文学革命之反响》，洋洋洒洒数千言，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，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。半农先生撰写了万余言的《复王敬轩书》，对王敬轩所提出的观点一一驳斥，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。这其实是钱、刘二人演出的一场‘双簧’戏，至今想来仍令人捧腹。”

鲁迅兴奋起来，称赞道：“这是一场‘大仗’！回想起来，那时候真是热闹！可现在又太寂寞了！”

伏园的一番话，将玄同的兴致引高了，对伏园说道：“伏园也是功劳不小啊！豫才的《阿Q正传》不就是你催出来的吗？”

鲁迅闻听，笑道：“那时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，但已经笑嘻嘻，善于催稿了。每星期来一回，一有机会，就是：‘先生《阿Q正传》……明天要付排了。’于是只得做，心里想着‘俗语说，讨饭怕狗咬，秀才怕岁考。我既非秀才，又要周考真是为难……’然而终于又一章。”

说着，三人都大笑起来。

笑毕，玄同道：“要不是伏园善于催稿，《阿Q正传》还不知何年何月问世呢？”

鲁迅谢道：“是啊！要不是二位的‘提携’，我哪里想到会戴上这顶‘作家’的高帽啊！”

孙伏园连忙说：“哪里！还是先生有作家的天分，不然，我们怎么催也催

不来！”

此时，堂倌把菜端上来了，是潘鱼、砂锅豆腐、炸丸子和酸辣汤，外加一坛绍兴黄酒。

孙伏园给二位先生斟满了酒，起身举杯道：“幸会！幸会！并祝大先生乔迁之喜。”

玄同忙问道：“西三条胡同新居的房子还好吧？”

鲁迅笑答道：“很好！总算有自己的窝儿了。五天前，五月二十五号搬去的。”

伏园补充道：“大先生自己从正房后接出一个书房兼卧室，称作‘老虎尾巴’，会不断有好文章从里面涌出的。”

玄同站起身举杯道：“可喜可贺！”

鲁迅也站起身，一手拿烟，一手举杯道：“大家痛饮！”

于是，三人坐下，动箸揀菜。鲁迅刚要揀，孙伏园就先他一步，揀过一大块潘鱼，放到先生身前盘子里，说道：“知道先生爱吃潘鱼，给先生奉上。”

鲁迅笑笑道谢，就将鱼送进口中，连连称赞道：“好吃，好吃！真是名不虚传！”说着，抿了一口老酒，更是惬意。

玄同不用别人揀菜，毫不谦让，自己揀了一大块鱼，大嚼起来。

鲁迅看着玄同的吃相，禁不住想起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的情景，笑道：“那年我们在东京一起向太炎师求学，中季兄在席上爬来爬去，因而得名‘爬翁’，现在又变作‘吃翁’了！”

玄同不以为然道：“什么‘爬翁’‘吃翁’，我是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。”

鲁迅连连点头说：“这才好呢！我就是喜欢中季兄这个脾性。”

玄同闻听喜上心来，站起举起杯敬酒：“伏园不是就要随豫才去西安讲学吗？来，我为二位饯行！”

鲁迅和伏园站起身，与玄同一起举杯共饮。

伏园又举杯道：“二位先生都是性情中人，所以才喝在一起，谈在一处了。来，饮酒！”

鲁迅和玄同也站起身，举杯畅饮。